

國家圖書館藏

24

殷夢霞 李定凱◎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古籍文獻匯編



國家圖書館藏

古籍文獻匯編

殷夢霞 李定凱◎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殷夢霞 李定凱 編

國家圖書館藏古籀文獻匯編 第二十四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國維 撰

觀堂集林

二十卷

卷三至卷十四

寫程將氏密韻樓，民國十二年（1923）鉛印本



第二十四册

觀堂集林 二十卷 卷三至卷十四

.....

一

觀堂集林

PDG

觀
堂
集
林



謝堂集林

觀堂集林卷第三

藝林三

海甯王國維

明堂廟寢通考

宮室惡乎始乎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處則復土于地而居之詩所謂陶復陶穴是也說文復地室也當是之時唯有室而已而堂與房無有也初爲宮室時亦然故室者宮室之始也後世彌文而擴其外而爲堂擴其旁而爲房或更擴堂之左右而爲箱爲夾爲个三者異名同實然堂後及左右房間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則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析言之則所謂室者必指堂後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說文室實也以堂非人所常處而室則無不實也晝居於是

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戶謂室戶也夜息於是賓客於是曲禮將入戶視必下又皆謂其在庶人之祭於寢者則詔祝於是筵尸於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後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戶牖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房有向以啓於庭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備也故室者又宮室之主也明乎室爲宮室之始及宮室之主而古宮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卽就一男子言而其貴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處時其情狀余不敢知其旣爲宮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後情足以相親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

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爲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
東西南北於外則四堂後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
湊於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於用而亦足以爲
觀美明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
之緣飾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記
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數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記
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個

尚書大傳略同唯
改四大廟爲正室

大戴記盛

德篇則言九室此三者之說已不相合今試由上章所
言考之則呂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實爲古制考工記
中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等語均與古宮室之
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則顯與自說相牴牾至
大戴九室之說實爲秦制

隋書宇文愷傳弓禮圖
并見聶崇義三禮圖

恐秦時據

考工記五室呂覽四堂之文昧古代堂與室之分而以

室之名概之

尚書大傳以四堂爲四正室是秦漢間人不知堂與室之分之證也

并四與五則爲

九矣說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

見玉藻明堂位疏引鄭立

駁五經異義後人誤鼻入大戴記盛德篇中

則又恐據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室

而兼數之所謂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漢以後或主

五室說或主九室說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說而其位

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諸堂之中央及四正

藝文類聚禮部引古

三禮說

或置諸中央及四隅

鄭立考工記注并玉藻明堂位疏引鄭駁五經異義

或置諸

堂个之後

汪中明堂通釋孔廣林明堂億說與汪略同

其主四隅說者或謂四室

接太室之四角爲之

聶崇義三禮圖如此戴震考工記圖張惠言儀禮圖從之而又參以月令之四堂八个

或謂四室不與太室相屬而遠在堂之四隅

汪中明堂通釋所圖鄭說

此如卽同主一說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說者則

或接太室之四角爲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爲四室

聶氏

三禮圖謂爲秦制任啓
運朝廟宮室考從之

或三三相重房間通街

後魏李冲所造如此見隋書牛弘及

字文愷傳

又主調停說者則有若賈思伯於太室四角爲四

室以一室充二個之用以當考工記之五室月令之四

堂八个者矣

魏書賈思伯傳

有若焦循於太室之角接以四室

而又兩分四室爲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

者矣

羣經宮室圖

有若唐仲友於一堂中畫東西南北以爲

四堂八个而置五室於四堂之間者矣

帝王經世圖譜

有若阮

元以考工記雖言一堂而實有四堂故爲廣九筵修七

筵之堂四於外而於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

室五則又合唐氏之說以考工記之度矣

羣經室續集卷一

然太

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義云何魏李謐隋牛弘

之所諍者不可奪也又據阮氏之說則中央之地修廣

九筵今五室所占縱橫僅得六筵則所餘三筵之地如

何於是有若陳澧以三筵之地當五室之壁之厚而謂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牛弘明堂議李觀明堂定制圖等但務剿說而不能以圖明之者其數尙多蓋斯塗之荆棘久矣自余說言之則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於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謂之十二堂堂後四室相對於內中央有太室是爲五室太室之上爲圓屋以覆之而出於四屋之上是爲重屋其中除太室爲明堂宗廟特制外餘皆與尋常宮室無異其五室四堂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皆出於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則雖使巧匠爲之或煩碎而失宜或宏侈而無當而其堂與室終不免窮於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東西南北兩兩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則月令諸書謂之青陽太廟青陽左个

青陽右个明堂太廟明堂左个明堂右个總章太廟總章左个總章右个立堂太廟立堂左个立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陽之名僅見於爾雅總章之名一見於尸子而立堂則無聞焉其名或出後人之緣飾然其制則古矣蓋此四堂八个實與聽朔布政之事相關聽朔之爲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證之於文王居門中爲閏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先鄭注周禮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說文亦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閏从王在門中周禮玉藻之說雖有可存疑之處然文字之證據不可誣也要之明堂爲古宮室之通制未必爲聽朔布政而設而其四堂八个適符

十二月之數先王因之而月異其居以聽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勢也然則古者聽朔之事可以閏字證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聽朔證之月令之說固非全無依據矣且考工記之記明堂世所視為與月令絕異者也記但言堂之修廣而不言堂數故自漢以來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無不可見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後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有一室故房有東西也夾有東西也个有左右也而從不聞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則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兩夾亦然

古夾个兩字音義皆同書

顧命及考工記之夾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記此句自漢以來皆讀四旁兩夾窗爲句孔廣森禮學居言始讀四旁兩夾爲句而以窗字屬下讀窗白盛爲句證以大戴禮之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其讀確不可易

每堂各有兩夾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謂四旁兩夾也若四阿之釋則或以爲四注屋

鄭氏考工記
四阿重屋注

或以阿爲屋翼

唐仲友帝王
經世圖譜

或以阿爲楣

程瑤
田釋

宮小

然鄭氏於考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及

士昏禮當阿注皆云阿棟也蓋屋當棟處最高計屋之
高必自其最高處計之門阿之制五雉謂自屋之最高
處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當之矣鄭以明堂
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棟故於四阿下解爲四注屋
然此四阿與王宮門阿同在匠人一職不容前後異義
自當從鄭君後說既有四棟則爲四堂無疑故考工記
所言明堂之制爲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證之而有
餘明堂合四堂而爲一故又有合宮之稱尸子曰黃帝
合宮殷人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說不
可易也

四堂之後各有一室古者宮室之制堂後有室室與堂

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數而別求之於他處者也則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爲四堂後之正室乃主一堂說者以爲在堂上之四正或以爲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說者則以在中庭之四隅其說詭僻不合於古宮室之制且古之宮室未有有堂而無室者有之則惟習射之榭爲然明堂非習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爲堂後之正室與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當之可謂舍康莊而行蹊徑者矣

四堂四室兩兩對峙則其中有廣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廣袤實與一堂之廣相等左氏傳所謂埋璧於太室之庭史記封禪書載申公之言曰黃帝接萬靈明庭蓋均謂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圓屋以覆之故謂之太室太室